



广 场 诗 学

石天河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场诗学

石天河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9 号

责任编辑 张先金
装帧设计 张惠琴

广场诗学
石天河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印制第六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

1993年9月 第一版 1993年9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621—0860—9/I·37

定价：8.00 元



《广场诗学》是融会中西诗学理论，破迷解蔽，以求阐明诗歌艺术原理、重建现代诗学的探索性专著。书中系统地探讨了诗歌创作与欣赏过程中有关诗情、诗意、意象、声韵、语言、形式的各种疑难问题；对长期争讼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灵感之谜、净化、纯诗、通感、佯谬语言、审美心理共相、隐喻解读、形式自主性等问题，都有独特的创见。理论精深而语言浅近。

作者石天河（1924——）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诗人联谊会常务理事，五十年代即曾任《星星》诗刊编委及第一任执行编辑，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和诗学家。本书是他长期从事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的经验与知识的汇集。

目 录

引言：诸神下界与诗学的复兴	(1)
第一章 诗的原发过程	(9)
——诗情的启动	
一 情感结构与动情机制	(12)
A 诗的原发启动力	(12)
B 情感的结构	(14)
C 诗情启动机制	(21)
二 净化	(27)
A 诗歌创作与情感净化	(27)
B 净化的不同类型	(35)
三 灵感之谜	(41)
A 灵感现象及其解释	(42)
B 灵感可靠吗	(47)
C 近似灵感之一例	(49)
第二章 诗的继发过程(I)	(54)
——诗意的蕴涵	
一 立意	(58)
A 要不要立意之争	(58)
B 立意的高与新	(67)
二 蕴涵	(71)
A 何谓蕴涵	(71)
B 蕴涵方式例说	(72)
三 纯诗之辩	(78)

A	纯诗观念与认识的分歧	(78)
B	布拉德雷的神秘“想象”	(80)
C	瓦莱里的“钻石”语言	(89)
D	纯诗的另一极考察	(100)
第三章	诗的继发过程(Ⅱ)	(106)
——意象的诞生		
一	意象与心境	(109)
A	意象的起源	(109)
B	意象的创构	(112)
C	纯意象诗的特点	(116)
D	中国最古的意象诗	(119)
E	解读的难题与心境领会	(122)
F	心境与心理共相	(125)
二	移情与对应	(130)
A	意象艺术原理简释	(130)
B	中西诗学的共通见解	(135)
C	意象运用的古典模式	(137)
三	心印	(147)
A	诗歌艺术审美的特性	(147)
B	心印例说	(149)
C	一种特殊的情况	(155)
第四章	诗的继发过程(Ⅲ)	(160)
——心灵的音响		
一	非声韵化问题	(163)
A	“非声韵化”现象	(163)
B	对“非声韵化”的探讨	(164)
二	天籁与人籁	(171)

A	声音与情感的天人相应	(171)
B	诗中声韵的传情作用	(174)
C	诗中声韵的形式功能	(175)
三	情调	(178)
A	情调例说	(178)
B	情调与形式的关系	(183)
四	通感解析	(185)
A	通感的性质	(185)
B	通感与语言艺术	(189)
C	古诗通感句例	(193)
D	通感的审美作用与意义	(194)
第五章	诗的表达过程(I) ——语言的妙用	(197)
一	语言艺术运用举要	(200)
A	语境和语感	(200)
B	暗字诀与反字旗	(204)
二	特殊的修辞	(212)
A	特殊修辞例说	(213)
B	古诗的特殊修辞	(216)
三	隐秀与通变	(221)
A	两类不同的表达方式	(221)
B	含蓄的技巧	(224)
C	警拔的技巧	(230)
D	通变无穷	(233)
四	风格	(235)
A	风格问题的复杂性	(235)
B	风格的构成因素	(237)

C 风格探讨的意义	(242)
D 几种分歧意见的辨析	(243)
第六章 诗的表达过程(Ⅱ)	(248)
——形式的选定	
一 形式问题的历史回顾	(251)
A 复古与还乡道路的失败	(251)
B 新的探索与新的见解	(252)
二 自主性	(255)
A 内容并不决定形式	(255)
B 自主观点不是形式主义	(263)
C 自主探索艺术规律	(265)
三 形式美	(268)
A 什么是“形式美”	(268)
B 内容的形式化	(270)
四 创新	(274)
A 第一义不可说	(274)
B 陌生化形式的个中妙理	(275)
C 文字游戏与语言形式的潜能	(280)
五 完美	(284)
A 美的无限性与普遍性	(284)
B 艺术实践与美学空谈	(287)
结语：诗学的真传与假传	(291)
 附编 谈诗散墨	(298)
信息论诗学平议	(299)
一 诗歌语言与信息符号	(299)
二 诗歌艺术审美的特性	(306)

三 诗学与教学的边界	(317)
诗歌艺术审美解释的难题	(325)
关于“诗是独立世界”的思考	(338)
《诺日朗》之谜	(345)
意象新探二例	(356)
低谷的沉思	(364)
——“第三代”诗的得失	
《牧场》与《长干曲》的比较	(372)
诗学断想二题	(378)
一 西西弗斯的神话	(378)
二 尼采的决裂悖论	(379)
诗学的龃龉	(383)
诗人的弱点	(388)
诗人的蝉蜕期	(391)
文学的迷宫与理论的穷途	(395)
后记	(405)

引言：诸神下界与诗学的复兴

谈诗，究竟应该从哪里谈起呢？

这就像一个人置身于海天茫茫之间，他有很多话要说，却突然感到不知从何说起。

全世界的诗学并不像数学那么统一。从我们祖宗的祖宗那时候起，古代诗学就分成了许多派，各立门户互相争论，一直争论到现在，并没有公认的结论，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仲裁。这样一门纷乱如丝迷茫如雾的学科，看来很像是扪天不得其边、穴地难觅其窍，我们当然不可能从开天辟地谈起，我们至多只能从诗学的历史与现实情况中，选取那些已成传统和渐辟新风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些类似“丝中见理，雾中见象”的探讨。

诗，在人类历史上已有了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发展，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诗歌。一些文化发达的民族，都对诗学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在西方，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到近代欧洲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美学著作，西方古典诗学早已形成了几种较完备的体系。而随着科学与文化的进步，现代欧美各国又伴随着现代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进一步地更新观念、创新法式、形成了各种不同形态的现代诗学。西方现代诗学的理论深度及其在艺术方法艺术形式上的自由灵动，体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

反观我国，一个足以傲视世界的、最长于诗歌的伟大民族，她的诗学，却在近二百年的长时期中，失去了前进的速率。虽然三千年来自中国辉耀于世界的古代文明，一直是以诗歌作为文学的主要形式，浩如烟海的诗歌创作，甚至渗透和支配着其他艺术领域，使图画、音乐、戏剧、舞蹈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歌艺术的附庸。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有中国这样绵亘数千年的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也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出现过如同中国唐诗、宋词、元曲那样长达数百年的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历代的中国诗学论著，也曾为诗歌艺术总结经验、积累知识，作出过许多深邃的探讨。但是，由于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得到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发展，封建思想的僵固统治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落后，使中国诗学的发展也不能不陷于停步不前的状态。这是可慨叹的！诗学的兴衰，往往也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1919年“五四”运动中掀起的“文学革命”浪潮，冲垮了中国旧文学传统世袭的封建宝座，民间口语的“白话诗文”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传统诗学也“玉石俱焚”地随着旧文化一同衰落，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诗学开始渗入中国诗坛，并以其冲决封建桎梏的精神，为中国新诗引路。于是，中国诗歌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蜕变，自由体的中国新诗创立了。

但后来，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质与特殊情况，中国的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并没有在西方诗学影响下获得令人满意的发展。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新诗基本上只在高文化层次的知识界流传，社会接受面不广。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在战争与革命时期，新诗肩负起了动员人民与宣扬革命的历史任务，迅速拓大了社会活动范围，形成了“大众化”的新诗主潮，产生了极为宏大的历史作用。于是，新诗的艺术价值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重视与确认。这一时期的诗歌艺术，一方面仍部分地保有“五四”以来所受外来诗学的影响，一方面也渐次有融入传统诗学理论及吸取民间语言形式的趋向。但进入五十年代以后，由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迅即形成了独尊苏联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道路化规范，从而与传统诗学及其他外来诗学日益疏远、甚至隔绝。久而久之，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的发展，便由于单向延伸而渐近于自身凝定，失

去了与世界各民族诗歌艺术交流融合的机会，也失去了继承本民族诗学传统以求嬗变创新的可能。尽管一些有才华的诗人，都曾以自己的努力，试图在某些方面对苏联诗学理论模式所造成的僵固局面有所突破，但宏观的成效是有非常有限的。其后“文革”十年，诗坛冷落，诗艺荒芜，中国诗学的发展振兴更无从谈起。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深深地遗憾。一个最伟大的最长于诗歌的民族，在她精神淬砺一往无前百劫千磨奋进不息的近百年中，竟没有同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伟大诗篇。而且，也没有创建或重构自己的现代诗学。

幸而，1986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如拨云见日似地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诗和诗学，几度冲腾跳踉，终于也冲出了困死骅骝的旧栅栏，看到了绿浪平芜远处一片希望之光在瞳瞳升起。

可是，在“文革”的长期封禁以后，一旦乍然开放，人们又不能不立刻感到面临着许多十分陌生的问题。在科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许多歧异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差距，该怎样对待西方文化与西方诗学呢？有一个时期，一种竞学西方的趋新热潮，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很快地掀起。就诗歌方面来说，西方现代诗学的普泛引进，在两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它吸引了许多青年诗人，在诗歌艺术实践中，更新了观念与方法，开创了诗歌艺术的新风，建立了一些自树一帜的诗歌艺术流派。另一方面，它也刺激起了另一些诗人，在反向探索中国传统诗学理论，重新评价诗歌艺术遗产的回溯中，进行了“寻根”、“审祖”的深思。这样一来，在横向交流与纵向追溯之中，就使中国当代诗学的视野变得异常开阔，头脑也变得十分冷静。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当代诗学的探讨，肩负着无可推卸的双重使命：一方面，要为中国现时的诗歌艺术实践，广泛地开拓创新嬗变的途径，促成“艺术多样”与“百花齐放”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要对诗歌艺术自身的方法、目的、价值、原理，作出科学的探索

与追求。在这改革与开放的时期，我们既不可以继续墨守成规，闭眼不看世界；也没有必要一味从人乞食，因袭外来诗学而放弃独立思考。

我们现在对诗学的探讨，应该特别地重视从科学分析与实践验证中，实事求是地去认识诗歌艺术的普遍真理。政治与道德，哲学与宗教、教育与劳动，语言与逻辑，生理与心理，历史与民俗，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无不与诗学有关，但它们都不能代替诗学自身的研究，诗学的外延是广袤的，诗学的内涵是独特的。

在诗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要旁及与诗学有关的一切学术领域，那不仅时间精力的耗散无法支付，而且也难于获得切近可靠的知识。我们唯一能采取的态度，是确认世界各民族的当代诗学，是他们诗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们的眼光主要是集注于它们影响于中国当代诗学的现实情况。

当我们抱着这样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去观察当代中国诗学的现实情况时，我们发现，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个远远超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之上的“诸神下界”的现象。

现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言志”、“缘情”、“明理”、“载道”的诗学观念，以及“禅悟论”、“格调论”、“神韵论”、“性灵论”、“境界论”、“童心论”等有代表性的诗学理论，虽然已有人重新研究重新评价，并开始与西方诗学作某种有意义的比较与沟通。但是，在当代新诗的艺术实践中，传统诗学是不受重视的。许多写新诗的诗人，甚至只把它看作是学者们用来助谈兴的“古董”，与现代的新诗创作已没有多少实际关系了。现在流行的诗学，几乎都是外来的各种不同的“主义”。这些“主义”都各有一套关于诗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往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自立门户，互相对立。例如，对于“诗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的各派诗学就有下述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现实主义的诗学说：诗是现实生活在诗人心灵中的反映。只

有现实生活，才是诗歌艺术永不枯竭的源泉。诗人，就是在生活中拨动竖琴来歌唱现实生活的歌手。没有现实生活就没有诗。所以，现实主义的道路是诗歌艺术创作唯一正确的道路。

象征主义的诗学说：诗，根本不是什么反映现实与摹写生活。诗，是诗人心灵直觉的象征表现。诗人全凭直觉去把握世界，在外部世界去寻觅和自我心灵相对应的象征物象，把它作成艺术意象来表现心灵的经验和情感。没有象征表现的理性直白与对生活的摹写，不过是散文误用了诗的形式。象征意象，是诗人创造的艺术直觉品，它是暗示性的，不确指的，有多层多面隐喻的意义，可以因读者不同而有无数个不同的理解，诗意图涵是无限宽广的。因而，诗，如果不用象征，就没有艺术表现力。

浪漫主义的诗学说：诗，都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诗的实质，就是诗人自我心灵积淀的情感：真情、深情、激情或柔情。当诗人以自我的心灵情感在自由的倾泄中染遍世界，世界的万事万物全都被着上了诗人情感的色彩，世界为之诗化，这才产生了诗。以这样的诗去冲击旧的世界，才能冲破旧世界的枷锁，创造一个人都能实现“自我”美好愿望的新世界。只有“自我表现”的诗，才是真诗。离弃“自我”去说别人的话，那是鹦鹉学舌，是伪诗。

表现主义的诗学说：诗，并不只是放纵自我的情感，而是人类共通情感的富于艺术想象的表现。诗人并不是用语言去激发别人的情感，能够激发别人情感的政治演说并不就等于诗。诗之凭借艺术想象作表现是要使读者的情感也在诗中得到表现，这样，诗才能对读者产生影响。诗的完成，不是完成于诗人自我的心灵之中，而是完成于诗的艺术表现在读者心灵中产生的审美效果。没有审美效果的诗，没有艺术生命。

形式主义的诗学说：诗，只是有意味的语言艺术形式。形式是从素材升华而来的，任何一种“内容”都只有经过“形式化”才成为艺术。形式并不屈从于内容，诗人追求自由解放的心灵，对

美的热爱与渴求，趋向于形式的自主创造。形式的自主品质，意味着诗人有超越社会既成现实，批判与否定现实世界，开拓美的世界的自主权力。一切诗都是形式的艺术，不懂得形式的深长意味，就不懂得欣赏诗。不能自主创造“陌生化”的艺术形式，年年依样画葫芦的作品，会变得陈腐。诗，是否真有艺术性，就看它的内容是否变成了自主创造的形式。

心理分析主义的诗学说：诗是“白日梦”。就是说“诗的艺术创造与平常人的作梦相似。平常人的梦，是人的本能情欲（无意识非理性的“利比多”冲动）在社会道德与人的理性意识压抑下得不到满足时，转移到睡梦中去发泄。在睡梦中，由于理性压抑的解除，人们内心积淀的情欲冲动，能在幻想的世界中去寻求满足，这便是梦的成因。梦幻是不用语言而用形象思维的精神活动。诗人的艺术创造与梦相似，是“白日作梦”。诗人把他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的欲望，转移到幻想的世界中创造性地展示出来，这便是诗。诗的“白日梦”与平常人的睡梦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可供审美欣赏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诗把本能情欲加以美化的伪装。所以，诗人把情欲转移到艺术创作中去宣泄，意味着在摆脱现实社会压抑的幻想世界（白日梦）中去实现人性本能情欲的艺术升华。

像这样的诗学派别还有许多，如结构主义的“神话原型在现代意识中重新结构”的观点，符号学的“艺术符号有情感性、意象性、启示性”的观点、新批评派的“本文语义中心”观点，接受美学的“本文未定性”观点，等等等等，都已经在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中露面，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前面所列举的影响较为普遍的几派，对它们的理论，这里也只是用我的语言作了点模拟性的表述。实际上，这样一些诗学派别的基本理论，都来自西方现代诗学那些著名理论家的许多系统性专门著作，简略的表述，是无法作得精确和明晰的。

在中国经历了长期封禁而乍然开放的时候，西方现代诗学以积数十年努力发展得相当繁富的各派理论，一齐涌进来，于是，便在中国诗坛造成了“诗派各树一帜”、“诗学多元并立”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势下，诗界的反应是很不一致的：有的人心怀疑虑；有的人则倡导“新潮”。但更多的则是一些初学写诗的青年人，他们对纷纭的旗帜，目迷五色；对竟新的理论，不知何从；对自己的诗歌艺术实践从何起步，恰如亡羊歧路，难于判断。真的，面对着从奥林匹斯山上一齐下界来的诸神，你究竟在哪一位大神面前磕头才是对的呢？谁能辨别哪一位大神才真的能指引一条上天之路吗？

诗人和诗学家对待“诸神下界”的态度，也都是各不相同的。诗人，他可以依从自己的兴趣与需要，自由地选择走向这一派或那一派；也可以从各派诗学吸取有用的艺术方法艺术技巧，灵活地运用于自己的诗歌艺术创作之中，自树一帜，自成一派。比较起来，诗学家的考虑要不同些。他必须从各具特色而又互相龃龉的各派诗学理论中，去进一步探究：哪些是经验的归纳？哪些是思辨的推理？哪些是可疑的论据？哪些是未明的难题？哪些是限于时代的谬误？哪些是历史遗留的争议？哪些是还待深思的结论？哪些是值得注意的分歧？哪些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偏见？哪些是说得不够清楚的真理？……而且，诗学家明白自己的使命：要紧紧抓住这个历史转折期的良机，在与世界各民族诗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为中国诗学的复兴，为发展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作出努力。

振兴中国诗学，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可能需要一代又一代诗人和诗学家共同付出不断的努力，当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能怕吃第一只螃蟹，必须使这项工程从现在就开始。——我这样说，也许不自量力，也许对可能招致的一系列失败估计不足。但我相信：我们有几千年传统诗学的丰厚遗产可供

研究，有新诗七十年来的艺术实践经验可供探讨，又有当代世界各民族的诗学可供参照，只要我们不采取过去那种没祖没宗无亲无友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那我们就可以在传统诗学的纵向采择与外来诗学的横向交流中四通八达地去吸取精神营养，在知识的广场上纵横驰骋上下腾飞，去探索诗歌艺术的真理。

这部诗学，因此命名为《广场诗学》。